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enter for Preventive Action

全球失序管治系列讨论文章第 4 篇

非洲地区的 大国对抗争锋

Michelle D. Gavin
2021 年 5 月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CFR) 是一个独立的无党派成员制组织、智库与出版商，致力于面向其成员、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媒体人、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民间与宗教领袖以及其他有志公民，提供资源，帮其深入了解世界，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面临的外交政策抉择。CFR 成立于 1921 年，通过保持成员多样化履行自身使命，涵盖特色项目，促进下一代外交政策领袖培养兴趣，发展专业知识；在纽约总部、华盛顿特区和其他城市召开会议，云集政府高层官员、国会议员、全球领袖和杰出思想家，与 CFR 成员共同探讨辩论重大国际议题；扶持促进独立研究的研究项目，支持 CFR 学者撰写文章、报告和书籍，并举办圆桌会议，分析外交政策问题，详实具体地建议献策；刊行国际事务与美国外交政策权威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赞助独立课题研究组撰写报告，围绕重大外交政策议题，呈现调查结果和政策建议；并通过委员会网站 CFR.org，提供有关世界大事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最新资讯与精要分析。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政策问题上无体制立场，亦不隶属于美国政府。其出版物和网站上发表的所有观点均由作者自行负责。

如欲了解 CFR 或本文相关详情，请致函以下地址：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8 East 68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65，或通过 212.434.9888 致电传播办公室。访问 CFR 官方网站 CFR.org。

版权所有 © 202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美国著作权法》第 107 和 108 条（《美国法典》第 17 卷第 107 和 108 条）允许的复制以及公共媒体评论文章节选除外。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感谢纽约卡内基公司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给予慷慨支持。

目录

- 2 引言
- 3 各大国在非洲的介入与利益关系
- 8 主要摩擦源头
- 9 对抗引发冲突的潜在可能
- 10 与中国的合作领域
- 11 给美国的建议

- 14 附录
- 15 致谢
- 16 作者简介
- 17 尾注

引言

多元力量争锋非洲大陆是不可否认的地缘政治现实。此前，特朗普政府主张在非洲大陆对抗中俄，引发了对冷战兵锋再现的担忧，当年美国常把非洲国家当作马前卒或奖励品，而非伙伴。但是，避免重蹈覆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大国在非的动机和后果坐视不理。拜登政府及各大国面临着同样的事实：到 2050 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非洲人，非洲大陆不断壮大的年轻劳动力——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群体——与其他地区的老龄化人口形成鲜明对比。尽管非洲的自然资源也将继续发挥宝贵价值，包括对人类由技术驱动的未来至关重要的钴和其他稀土金属，但人力资本将日渐成为非洲在全球形象的最重要特征。任何国家要想左右未来几十年的国际大局，都担负不起消极的对非战略。

这些事实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学人》所谓的“新一轮瓜分非洲”。¹它们印证了非洲继续融入全球经济的姿态，非洲人口结构转型的前景与危险，以及 54 个非洲国家众志成城，在全球论坛上发声和投票的强大力量。在国际关系的规范和预期处于转变之际，对未来审时度势的国家会看清拉近非洲纽带的明智性。不过，这种互动的性质千差万别，各大国在对非议程之下也潜藏着各自的动机与野心。

大国争锋已成现实，但在决策中也不能过度为其牵制。在利益纷杂攸关的态势下，简单地将对手拒之门外无助于政策成功或左右风潮，奉行排挤的政策是对非洲利益的根本性误解。非洲国家寻觅的不是资助者或保护者，而是多多益善的合作伙伴，以便在任何局势下甄选最有利的条件，实现它们所寻求的安定繁荣。任何强硬的谈话都改变不了这一点。如果不让非洲的愿望和利益与美国的愿望和利益协调相容，那么任何伙伴关系都无望产生持久的利益。

大国争锋不容忽视，但也不该主导拜登政府对美非关系的构想。美国承认非洲政府和社会将与多边伙伴互动，共同实现目标，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其他重要外部势力所代表和采用的利益、策略与方法，进而识别出摩擦面，避免不必要的紧张局势。最棘手的问题将挑战美国部署武力、保卫海上航路的能力，还将挑战网络安全、人权等领域的全球规范标准。了解美国究竟想避免什么及其原因，将会缓和过度反应倾向，减少把与非洲间不可避免乃至良性的全球互动视为威胁。这也揭示了，在可能可取的前提下，与其他外部大国深化合作的契机。

作为该进程的一环，美国要打破自己的惯常做法，别再口头警告与其他大国合作的潜在隐患，而又不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来满足这些大国解决问题的需求。这不是一项竞次提案。美国不该单纯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去满足别国政府追求武力和监视技术，镇压本国人民的欲求。但美国也要认清，其他国家寻求财政支持，用以建设关键基础设施或满足人民的能源需求，是正当地追求国家利益。抽象地呼吁“共同价值观”，或语焉不详地警告其他伙伴的邪恶意图都是不切正题的。

相反，美国的政策应该立足于高瞻远瞩，明确在非洲的和平安全、繁荣发展以及制度规范层面的目标。当非洲国家有能力保障自身安全，应对境内萌生的跨国威胁时；当非洲经济增长为非洲公民以及对非贸易、投资、共建的海外人士提供良机时；当非洲成为一个尊重普世权利，倡导法治的规则管辖区时；当非洲自主积极地参与有关国际机构，出力缓和全球危机时，美国将从中受益。为了实现这一愿景，美国应当在非洲国家面前发挥强劲伙伴优势，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展开战略合作，在未来全球治理愿景中为非洲议程留出更多空间，努力长久维系亲和。

各大国在非洲的介入与利益关系

多国势力在非洲大陆竞逐己利与合作契机，但在诸国之中，中美两国迄今为止影响力最为深广，也是常人眼中的纠缠劲敌。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 (Afrobarometer) 的调查数据显示，非洲民众认为中美两国的影响力大体相当，而其他大国远远不及。²不过，应该认识到其他在非势力——印度、日本、俄罗斯、欧洲以及崭露头角的土耳其和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与美国和中国这一巨无霸在非对敌的胜败密切相关。

美国

美国在非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千丝万缕，只不过逐利的收获零星点点。在安全前沿，美国协同非洲伙伴，遏制和挫败全非洲的暴力极端组织，从非洲之角的青年党到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组织，从自封“伊斯兰国”的分支附庸到遍布萨赫勒地区的基地组织，不一而足。尽管特朗普政府发表缩减驻军言论，也遭到了国会的强烈反对，但美国国防部 (DOD) 在非洲仍部署有六七千名军事人员。³美国在非洲大陆只有一处永久军事基地，即吉布提的莱蒙尼尔营（美国在也门乃至非洲大陆的军事活动中心），但在全境布设多处小前哨，从肯尼亚的曼达湾到尼日尔的阿加德兹，驻军时限不一。其实，自从 2007 年美军非洲司令部 (AFRICOM) 成立以来，美国政策批评者不断谴责美国对非政策日益军事化，指出反恐工作扩散，国防部掌握的资源往往令政府其他部门相形见绌。但是，美国在非的安全活动并非全数集中于打击恐怖主义威胁。为了追求稳定，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世界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最慷慨的捐助国，而其中大部分行动都部署在非洲大陆。数十年来，美国坚持训练、装备和演习非洲军队，努力提升其军备水平，发展与非的长久关系。⁴美国致力于开放海上航路，为全球商贸打开方便之门，因而美国海军不断投入于打击海盗，保障非洲大陆周边海域自由。

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还一直强调贸易、投资以及非洲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中所蕴藏的良机。2000 年出台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 开启了非洲商品进军美国市场的大门，初期贸易额有所惠增，但后续进展迟滞，具体进度充其量只是时断时续。由于能源市场变动、非洲增长放缓等多方面原因，过去十年美国对非贸易和投资额大幅下滑，目前占美国全球贸易额不足 1.5%，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不足 1%。⁵特朗普政府设立的“繁荣非洲”行动计划旨在弥补这一政策缺陷，通过有力协调美国政府工作，支撑美国在非商务，在立法支持下组建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DFC)，将美国政府支持的全球投资限额从 290 亿美元翻番增至 600 亿美元。⁶尽管“繁荣非洲”的目标值得称道，但行动见效的时间有限。

与此同时，随着 AGOA 将于 2025 年终结，特朗普政府专注与肯尼亚商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FTA)，企盼它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不知美国政府能否得心应手地与非洲大部分国家单独洽谈自由贸易协定，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对此举造成的影响也尚不明朗。面对风云变幻的非洲大环境，拜登政府将不得不对准非洲大陆，施展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手段。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发展伙伴之一，每年向非洲各国提供 70 多亿美元援助款。⁷其中大部分资金（约 70%）投入于卫生医疗要务，尤以 HIV/艾滋病防治为主，但援助项目涉及广泛，涵盖教育、自然资源管理、农业、强化治理等方面的工作。美国也是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在非开展重要工作的各方机构（包括负责人道主义救援的机构）中最大的出资国。

美国的目的是发展伙伴关系，协力推进美国推崇的全球规范，共担全球威胁重负——流行疫病、气候变化、非法贩运人口、武器、麻醉毒品和野生动物。这要求美国齐抓并举，一手提升非洲实力，一手增进非洲对美国全球议程的支持。长期以来，美国始终认为非洲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二战后支配国际关系的规则化国际架构，在该框架内寻求非洲对核不扩散、人权保护等重点政策的支持。美国出资加强整个非洲大陆的民主治理与法治局面，从独立媒体培训到非洲各国财政部设立反洗钱部门，全方位予以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当非洲对全球规范的看法与美不符时，美方就会试图对非洲国家施压，针对个人和实体定向制裁。与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美国对非政策重点偶尔也会相互冲突，比如反恐伙伴被指控侵犯人权时。前后矛盾比比皆是。

尽管有这些活动，拜登政府依然承袭了美国在非的一贯印象，集中体现为对非投入渐少，沉迷于妒忌中国不可自拔，乃至步步踏错，咎由自取，例如：特朗普贬低非洲国家的言论时常见诸报端，颁布旅行禁令，拟议法规禁止非洲人入美（包括被美国大学录取的学生）。⁸年复一年，特朗普政府的预算要求大规模削减双边对外援助，以及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提供的对外援助，这对非洲的影响可能重于其他任何地区。只有国会两党支持美国在非的卫生医疗、民主促进和安全援助政策，才能保护这些重磅承诺免于砍削殆尽。特朗普政府拒绝跟进 2014 年美非领导人峰会的后续行动，首次表现出退意。同时，美国对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外交局面混作一团，让跟随历史转变，支持埃及和以色列的愿望一度搁置。西撒哈拉是非洲多国眼中的重磅议题，美国对此的立场却与紧要关头的中东外交纠葛在一起。而国际刑事法院（迄今主要受理非洲案件）遭受的攻击也扰乱了美国在支持问责和人权方面的信息传递。⁹扭转过去四年的政策会让拜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但在应对重大经济危机的同时，政府也面临着挑战，需要履行美国对在非伙伴关系和非洲民主的诺言，不得不依靠灵活的外交手段，而非大额新拨款。

中国

中国介入非洲经济的广度和深度难以言尽，但政治与军事的介入深度却不尽相同。中国绝非非洲舞台上的新角色，多年来一直是非洲多国卓越且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和融资伙伴。2000 年来，早在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启动之前，中国就定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 (FOCAC)，构建比美国追求的目标更为正式化、规范化的高层伙伴关系。但早在打通这条正式渠道，推进对非战略之前，中共就已经与非洲某些强大的政党保持了数十年的密切关系，如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ZANU-PF) 和坦桑尼亚革命党 (CCM)。

自 2009 年超越美国跃升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以来，中国对非贸易额让其他各国相形见绌。¹⁰十年来，海外直接投资以每年约 40% 的速度增长，而中国是迄今为止非洲大陆基础设施融资的最大来源国。¹¹中国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遍布非洲大地；从公路、铁路、港口到发电厂，中国资助的项目往往杰出且前景宽广，为非洲人享有的经济机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不过，融资条件缺乏透明度，引起了非洲和其他人士对债务的深深忧虑。中国持有约 20% 的非洲债务，在某些国家这一占比超过 50%，比如赞比亚和战略意义非凡的吉布提。¹²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政府将稀缺资源用于偿还债务，而非用于改革性的国内投资，这种负债程度会使人口陷入贫困。这终将导致国有资产乃至国家主权落入外国债权人手中。¹³

非洲人对受制于华的局面并不淡定。非洲晴雨表调查发现，在了解中国贷款现状的非洲人中，58% 的人认为政府借贷太多，担心对华债务过重。¹⁴中国能否继续以当前速度为非洲经济注资也还是未知数；明确的方针决策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的制约恐将减缓中国对非投资步调。尽管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非洲首要的经济合作伙伴。¹⁵

中国对全球技术标准的愿景也在对非政策中得到体现。电信公司华为在非洲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兴通讯自 1997 年以来也不断积极争取市场份额。¹⁶中国力量既响应了当地对价格实惠、功能强大的信息技术的真实需求，也引发了大众对隐私及中方获取非洲数据的忧虑。例如，

2012年中国在亚的斯亚贝巴建造并装备了非洲联盟(AU)新总部,此后非盟数据持续被传输至上海服务器,直到2017年泄露事实大白于天下。¹⁷然而,就在2019年,非盟又与华为签署了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¹⁸

另外,中国也愈发渴求在非洲大陆占据更强大的军事和安全地位。从参与维和任务,到加入亚丁湾打击海盗的多边力量,再到增强中国“私营保安公司”(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存在感,过去十年来,中国介入非洲军务的程度显著加深。¹⁹最值得瞩目的是,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首座正式的海外军事基地,该基地于2017年正式启用,与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掌控的基地并肩。2018年,中国首度主办年度中非防务安全论坛,承诺向非盟常备军提供军事援助。²⁰中国也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仅次于俄罗斯。²¹

中国在非活动的总体政治框架在于与欧美模式形成明显的对比。中方努力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方针。中国的做法是把自己的国内经济转型成果作为效仿的榜样——这种转型无需依托多党民主制取得成果,而是享受独裁主义的高效率。²²因此,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坚守不干涉非洲伙伴内政的承诺,至少鲜少利用影响力来对抗统治精英的利益。²³事实上,中国寻求与执政党建立密切关系,投入于重大党际培养。²⁴在那些正在国际金融机构制裁或先决条件制约下苦苦挣扎的政府眼中,中国方式尤其吸引力十足。

这一框架不仅是差异化的工具,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治理议程与愿景。中国2015年非洲政策白皮书阐明了这一点,在国际秩序风云演变的大背景下,中非合作需要适应新力量新重点。²⁵白皮书一面断言中国在塑造全球发展局面中日益重要,一面呼吁联合国改革,增强非洲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把中国的愿望与非洲国家的愿望挂钩,呼吁建立“国际关系的新模式”。

²⁶

俄罗斯

相比中美两国,俄罗斯的对非态度似乎机会主义色彩更浓,也没有那么野心勃勃。冷战期间,苏联是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等国强有力的赞助者,在非洲领土上与西方国家发动了代理人冲突。但自从苏联解体后,非洲似乎从俄罗斯政策制定者的雷达网络中消失了。俄罗斯仍然乐于将自己塑造为非洲解放的长期盟友,抨击西方是新殖民主义压迫者。近年来,俄罗斯显著提高了在非公众形象,尤其是在2019年索契俄非峰会上。²⁷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孜孜不倦地取悦安理会非洲成员国,作为其挫败西方大国,持续左右国际事务的局中一环。但是,如今俄罗斯的援助和投资在其他外部势力的对比下略显无力。俄罗斯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额大约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俄罗斯不在非洲十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列,在主流发展倡议中根本称不上主角,还被批评为在吝啬的人道主义和灾害援助中假公济私。²⁸尽管有大国外交装点门面,但俄罗斯在非的表现乏善可陈。

俄罗斯的在非活动大多是狭隘的交易性事务,安全领域也不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武器贸易(俄罗斯供应撒哈拉以南非洲武器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雇佣兵行动和核技术寻觅非洲客户。²⁹俄罗斯积极寻求与多国签订防务合作协议,公开表示有意在区域建立军事基地,但言行是否真能如一还有待观察。³⁰最近,俄罗斯宣布与苏丹签约,将在该国建立海军基地,看来俄罗斯迈出了实现雄心的重要一步,无疑也触发了白宫的担忧——尽管苏丹政治过渡仍未尘埃落定,可能影响到俄方大计的范畴。³¹瓦格纳集团是一家在明面上与俄罗斯政府关系密切的私营军事公司,它在中非共和国、莫桑比克等资源丰富的国家积极活动,引人注目,也引发了一些恐慌,但该组织在这些国家的表现很难称之为对俄罗斯实力的有力宣传。近年来,俄罗斯企业频频插手非洲采掘业,阿尔罗萨公司介入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的钻石矿就是一大典型。³²但

就竞争目的而言，莫斯科在非寻求的最重要机会是在多边论坛上扮演搅局者的角色，或挫败西方企图。³³

俄罗斯近年来最雄心勃勃的非洲行动当属重振南非关系，利用历史渊源，对西方本能化的不信任共性，以及金砖国家成员——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有充分共同点这一暧昧主张，促进建设西方主导型国际架构的替代品。但是，俄罗斯将策略重点放在了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政府的腐败问题上，破坏了自己的努力。此前，南非民间团体和政府机构齐齐抵制一项荒谬而昂贵的方案，即聘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在南非建造核反应堆的计划，强烈的反对声浪促成了祖马下台，也让俄罗斯以牺牲他国国民利益为代价，急于助纣为虐，掠夺他国的大国形象暴露无遗。³⁴俄罗斯或许能在其他地方成功地武装腐败势力，但在非洲南部把持新杠杆的企图却以受挫告终。³⁵

欧盟

欧盟 (EU) 及其诸多成员国（尤其是比利时、法国和葡萄牙）在非洲的历史渊源悠久而复杂，与非洲保持着重要的文化和经济纽带。在某些非洲国家，大量欧洲侨民为方针决策建言献策，尤以稳定这一基本议题为甚。³⁶欧洲时常宣扬称，如果把欧洲国家视为一个集团，那么欧盟是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³⁷近年来，欧盟一直试图提升其非洲伙伴的形象，这既是为了缓和成员国对非洲移民风声鹤唳的政治敏感度，也是在地缘政治变动以及未来美中竞争可能加剧的态势下，保卫欧洲利益的战略一手。

2020 年，欧盟提议新的非洲战略，围绕五大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和能源获取；数字转型；可持续增长和就业；和平、安全和治理；以及移民和流动性。虽然新冠疫情迫使原定于 2020 年 10 月召开的欧盟-非洲峰会延期，但峰会重新排期后，新战略将有望获通过。同样，2020 年也被定为巩固《科托努协定》后继协议的一年。自 2000 年以来，该协定一直规范欧盟非洲贸易，为双方间的发展和治理对话树立了架构。欧盟的高度正规化和制度化也在非盟中得到了一定体现，在非洲为实现非盟 2063 年议程而努力扩大一体化疆域时，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可以效仿的榜样。³⁸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对非洲的影响力胜过法国。法国长久以来一直为前殖民地提供安全保障，如今，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巴尔赫内行动”是其最大的海外军事动作，共部署近五千名法国人员打击叛乱，遏制激进极端分子，稳定马里及其邻国的局势。另外也有两千多名法国军人驻扎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点，包括在吉布提设立的永久基地，该基地有时接待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员。³⁹法国与非洲法语国家保持着广泛的商业联系，甚至介入了非洲 14 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尽管西非国家最近采取行动，结束了这种抱残守缺的局面）。⁴⁰在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领导下，法国也频频做出努力，强化与尼日利亚、肯尼亚等英语国家的经济纽带。⁴¹但是，法兰西影响力是非洲法语国家社会的一个长期争论焦点，民众普遍怀疑法国人将自身利益和非洲精英商业伙伴的利益放在首位，会在政治层面上引火烧身。

其他值得瞩目的势力

英国

脱欧对英国在非政策的影响还有待观察。早期迹象表明，英国希望利用其在某些非洲国家的影响力，大举增加投资，在脱欧后提升英国的全球形象。英国在肯尼亚设有一处军事基地，英联邦关系网有时仍赋予其巨大的政治意义，不过历史的重量有时对英国对非政策而言既是阻碍也

是助力。英国能否在对非政策中厘清战略，明确真正的比较优势所在，由此成为吸引非洲目光的好伙伴，或是调动资源来配合这些言论，这些都还是未知。⁴²

印度

印度旨在阻拦中国在印度洋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它加强了在该地区的海军力量部署，具体表现为在马达加斯加建立海军监测基地，在塞舌尔和毛里求斯建立军事设施，以及与法国和美国签订协议，允许印度进入两国的驻印度洋军事基地。⁴³印度连同日本另起炉灶，仿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亚非增长走廊，在“自由且基于价值的秩序”的大背景下促进发展与合作。⁴⁴除了这些功夫，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还围绕印非关系提出了庞大的十点议程，涵盖情报共享、农业等方面；在非洲大陆建立了新的外交使团；提升了印非论坛定期峰会的知名度。⁴⁵印度是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非洲大陆开展适度的融资和发展合作。⁴⁶但现实是，在印度洋岛国之外，印度的投资还无法媲美中美，而且在一些非洲国家的大量印度侨民并没有转化为政治亲和力或影响力。

日本

过去十年间，日本奉行积极战略，力争与非洲伙伴建立友好关系，保卫自身的海上安全利益，确保中国不能主宰印度太平洋地区。⁴⁷它在非洲维持着可观的发展援助力度；加快了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正式会议频率，以推动在非高层外交、发展和私营部门投资；并在吉布提建立了日本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尽管来自中国的廉价出口产品备受青睐，日本非洲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日本在非约 90 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额仍然不容忽视。⁴⁸

海湾国家和土耳其

其他外来大国也纷纷制定了强有力的非洲战略，可以在特定国家或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海湾国家已经在非洲之角显著扩大了介入和影响实力，增强了外交存在感、贸易以及对农业、制造和建筑业的投资，其中尤以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UAE) 最为突出。⁴⁹但它们也在寻求安全议程，寻觅新途径来对抗伊朗在也门和其他地点的影响。阿联酋立足厄立特里亚的一处基地，在也门展开行动，据称它还想在索马里北部高度自治的索马里兰地区再建一处基地。⁵⁰据报道，沙特阿拉伯一直寻求在吉布提建立基地，外交表现活跃，甚至在 2018 年召开了红海论坛，试图自我定位为包括动荡的非洲之角在内整个地区的重心。与此同时，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的外交分歧也扩散到非洲之角，土耳其和卡塔尔巩固了在索马里的势力，那里有土耳其最大的海外军事设施。海湾关系的修复将如何影响海湾势力在非洲之角的席位还有待观察。

主要摩擦源头

拜登政府显然预见到中美将在非洲发生摩擦。在审议听证会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Linda Thomas-Greenfield) 不厌其烦地向美国参议员保证，她与同僚们都敏锐地看清了中国在非洲“利己和寄生的发展目标”。⁵¹当非洲国家对中美奉行的国际规范表现出支持危机，而且两国在重重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时，中美冲突将绵延不断。在这些领域，对抗不可避免。最终结果是双方将愈加渴望在非洲各权力中心有效施展政治影响力。

人权、治理标准和多边论坛上的投票权

中俄两国将继续抵制欧美企图，阻拦其施压于侵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政府，并将继续以捍卫非洲主权之名掩盖抵制之实。其中利害不仅在于大国间的规范愿景角力，也关系到《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所载原则到底是非洲大陆治理规范的基础，还是空洞无物的道德说教。

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中、俄将继续争夺非洲国家的支持，寻找机会积累和维系对非洲政府的影响力。对于在安理会轮值的非洲国家来说，从大国手中拿到有利条件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多，但大国利用现有关系，争取非洲赞同票的尝试也会愈加频繁。即使在安理会之外，非洲在国际组织中形成体量可观的投票集团，也能对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坚决捍卫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做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支持中国打压香港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⁵²紧握选票有助于建立国际规范，占领机构领导层，这正是中国积极培养非洲支持者，将中国代表抬升至国际机构最高席位的初衷所在。⁵³尽管特朗普政府公开威胁，对投票中与美国不一心的国家削减援助，但收效甚微，各大国的外交团不会放弃在国际组织中竞相左右非洲席位。⁵⁴

资源之争

将大国在非洲的野心归结为自然资源之争往往是无益的陈词滥调，过去十年石油市场和美国能源基础设施屡屡动荡，大大降低了石油在美非关系中的重要性。但技术经济需要稀土矿物和其他金属（如钴），随着中美紧张关系持续，美国对中国稀土矿物来源的依赖将日益成为弱点，非洲国家将成为可取的替代供应商。⁵⁵但中国已经深入渗透到非洲采矿业，在美国谋求建立新关系和关键资源供应之际，中国不太可能被动旁观。

技术标准

美国劝阻世界各国政府不要依赖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这场游说在非洲基本上已经搁浅。多年来，华为在非洲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融资交易慷慨，不断赢得非洲人的拥趸，该公司已掌握关键海底电缆，经此在非洲大陆各地往来传输数据。⁵⁶同时，非洲大陆屡次亲身印证了美国所忧虑的痛点：华为技术人员曾帮助非洲政府黑客攻击和追踪政治对手，这些真相的披露给中国技术外交蒙上了不光彩的暗色。⁵⁷在华为的个案中，乃至以技术手段影响和控制社会的广泛规范层面上，中国都在非洲大陆占领上风。随着非洲日益融入全球经济，这种摩擦的根源恐将持续深埋。

对抗引发冲突的潜在可能

尽管摩擦根源现实存在，也有误判和矛盾升级的外部可能性，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各大国在非洲大陆直接冲突的几率不大。（中国使用激光干扰美国驻吉布提飞行员就是轻微挑衅的一个典型，如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一轮报复。）⁵⁸但代理人冲突不只是猜想；在日益军事化、火花四溅的非洲之角，冲突极难避免。来自海湾的区域大国已然加剧了索马里的紧张局势，在这片支离破碎的土地上肆意争锋。随着中国与利雅得和阿布扎比的关系走向密切，如果红海和亚丁湾的制海权岌岌可危，美国盟友与前海湾伙伴的前台势力之间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甚至发生代理人冲突，但这只是外在的可能性，不以概率论之。

同样，鉴于俄罗斯在利比亚的政策现状，如果俄方看准了既有暴利可图又能让对手颜面扫地的空隙，也许会在非洲大陆更南部地区同样耀武扬威，加剧冲突。事实证明，俄罗斯愿意不遗余力，避免丧失中非共和国政府首选合作伙伴的地位，而如果俄罗斯能克服其影响安全局势的明显短板，或将更果断地介入资源丰富但实力脆弱的莫桑比克。

更有可能出现的场面是，大国争锋为非洲社会走向混乱创造条件。中国倾向于支持现有的非洲精英，向非洲政府传授压制民间团体或政治反对派的手段，使得与社会步调脱节的势力长久盘桓。⁵⁹根基不牢且不得人心的政府仰仗中国支持，紧握权柄，非洲的政治体系将愈加脆弱，政权与民众暴力冲突的几率也会增加。

但是，美国在热情追求反恐议程的过程中，也向多行不义、往往还效能低下的政府和军队放权，指望他们转变为对抗极端分子的堡垒。从莫桑比克到布基纳法索，美国一直在反恐议程与人权承诺和暴政问责的紧张矛盾中挣扎拉扯，同时也承认滥权的安全部队会驱赶新兵投入极端分子的怀抱。⁶⁰同样，非洲正上演冷战时期大国对抗的翻版情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很容易让美国从前支持摇摆阵营的故事再次上演，迫使善治原则退居其次。作为掌控的手段之一，军火销售可能逐渐泛滥，而俄罗斯雇佣军会搅浑本已冲突纷纭的水面，为攫取利润而延长混斗。

最后，大国对抗恐将淹没非洲机构和非洲自己的议程。非洲国家企盼着在国际舞台上展露自信，但是，如果他们的愿望和要务只能透过大国对抗的视角来解读，那么由此得来的关注将无力推动非洲的广泛议程，非洲议程恐怕会纠缠在多边机构的结构改革和全球不平等问题上。大国将出于各自的目的剥离非洲国家，而非洲自己的制度基础设施和界定明确的规范（如果不能总是获得采用）恐将为个别非洲国家和大国之间的临时安排所削弱。

与中国的合作领域

尽管摩擦重重，但中美及其他大国在非洲也有共同的利益。具体包括：维系商业自由流动；增进繁荣，从而转化为利润丰厚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加强全球威胁应对能力，包括防治流行疫病；创造稳定局面，支撑上述活动并避免耗资昂贵的干预和救济工作需求。广泛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合作议程的基础——从启动到执行全程纳入非洲伙伴。

美、中、欧、日在公海自由议题上拥有共同的利益，要合力确保非洲大陆周边水域的商业航运畅通无阻。在索马里沿海成功合作、多边打击海盗的基础上，国际各方势力可以合力保障红海和亚丁湾水域长治久安，消除区域冲突阻碍通商航运的可能性。打击非洲水域非法渔猎是符合非洲利益的广泛化海事倡议之一，这个难题需要中国和欧洲共商解决。⁶¹

虽然背靠中国的非洲基础设施项目让美国政策制定者难以释怀，但有些项目也为各方——包括美国公司——改善了经营环境。中国的发电厂便利了各国企业有效运作，中国修建的公路铁路也承载着各方经济体的货物，运往市场。即便不合作，有心促进非洲繁荣、创造本地就业的外来势力也能找到相辅相成的方式。

也许最常提到的中美潜在合作空间就是追求稳定。尽管美中对稳定的理解不同，但在防止国家崩溃、内战和国家间冲突方面合作潜力仍存。例如，在 2011 年南苏丹独立公投之前，中美在避免苏丹南北冲突重演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当时，中国的石油投资以及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美国、欧洲和非洲外交关系都岌岌可危。中国向喀土穆明确表示，公投必须及时可信，在这件事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把握这类契机，与特定国家合力预防冲突应当成为常态。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维和预算的两大捐助国，中美对旨在提升行动效率和效果的维和改革兴趣相投。尽管双方在理念上存在重大分歧——如保护责任——但有些分歧是互补而非对立的，也与主管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 (Jean-Pierre Lacroix) 对任务和行动要与政治进程和发展战略环环相扣的呼吁相吻合。⁶²

最后，债务减免堪称是中美间迫在眉睫的潜在合作领域。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在联合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中对非洲债务敲响了警钟，指出 18 个国家已陷入债务困境的高危风险中。⁶³但疫情诱发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债务风险，非洲政府在几乎全无可运作财政空间之际，又面临着卫生和刺激性支出的需求。总体而言，美国对抗疫情的第一年为在非创造了机会（见附录），但管理疫后经济余波是两个大国都要驾驭的眼前要务。巴黎俱乐部和二十国集团 (G20) 已通过暂停偿债提供了一定救济，但这些努力仍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美国等国家不愿在中国不跟进的情况下免除债务，理由是这相当于补贴中国，而不是救助捉襟见肘的非洲国家。尽管中国的许多融资交易秘不外宣，北京方面希望逐个国家解决融资问题，而且非洲债务持有人之间的利益参差会阻碍进展，但协调的办法依然是局势所趋。不过，近期安哥拉债务重组以及随后于 2020 年 11 月达成的 G20 框架协议表明，进展是可以实现的。债务问题成功解决将为非洲大陆缔造一个更加稳定繁荣的未来——泽被诸大国和非洲。

给美国的建议

几十年来，两党对美国对非政策重点达成了广泛共识，这并无错处；非洲安全繁荣了，美国也会更安全繁荣。拜登政府需要以政策追求美国在非的长期利益，这些政策要考虑到当今竞争激烈的地缘政治格局，预见到坚定自信的非洲伙伴会寻求最有利的安全、贸易、投资和发展道路。除了在债务减免、维和改革及其他问题上有选择性地对华合作，美国也应该更有力地对华竞争，具体手段包括增强自身的相对吸引力，将民主和治理问题协调地融入到稳定提升战略中去，更有效地将非洲纳入多边主义新承诺中，并通过保证优先关注和投资非洲青年，放眼未来。经此努力后，美国可以制定出一条有别于中国的路线，增进美国利益并对非洲转型做出回应。

展现美国能力，巩固美国治理模式

中国之所以争当未来治理的典范和标准制定者，其核心在于效能之争。中国声称自己的特色威权主义招牌带来了真实的发展和经济效益。因此，国家效能是美国不应该让步的理由。为了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应当继续利用对非洲人影响深广的历史与技术优势领域，比如：长期致力于改善国际粮食安全，防治传染病和加强卫生系统，尤其是在新冠防疫的大背景下。

建立有效的治理模式也需要强调透明和问责。为了履行扭转民主倒退、打击腐败横行的承诺纲要，拜登政府应当重振美国对非洲法治和透明度的旧约，随着非洲大陆持续迈向城市化，非洲公民越来越容易质疑政府营收用项和政策执行，践守承诺至关重要。要承认打击腐败是一项共同要务，而不是非洲独有的项目，支持透明机制和执法能力，这对美非而言都有意义，这些努力一旦成功，美国的投资机遇必将拓宽。这些议题响应了非洲的愿望，让美国成为更理想的合作伙伴，也是对民主治理规范的有力支撑。

除了承认民主和腐败是国内关注重点，也是国际关注重点之外，也要坦陈美国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缠斗现实——非洲人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以及在解决道路上的具体进展，这是巩固美国治理规范之吸引力的重要手段。⁶⁵美国领导人如果希望围绕保护核心人权原则和负责任的治理，与非洲国家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就不要整脚地假装美国社会体现了它宣称的所有理想，而是应当努力塑造一个响应正义呼声的体制。⁶⁶

接纳对稳定的动态化理解

权衡安全要务和治理事项是美国决策中长期存在的紧张点，但也指明了未来对华的一大分歧点。美国在非数十年的反恐努力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单凭军事或执法手段，无法加强一个国家抵御内外部威胁的能力。解决社会不满和信任缺失的根源同样重要。持久的稳定需要尊重基本权利，要求国家有能力自我改革并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美国理解稳定也要活要变，这是美国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对中国模式的有力反击，后者将秩序置于正义之上，常把多元化和民众的变革诉求视为有待镇压的威胁，而非朝向美好未来演变的必经之路。当非洲社会面对自身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压力时，美国可以避免行差踏错，并且认识到非洲稳定也需要灵活弹性，包括促进包容和应对社会不满根源的阶段性改革，逐步发展更强大的伙伴关系。

拜登政府对加强民主团结热情满满，这应该带动姗姗来迟的调整归正，促进非洲稳定，确保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提升人权和包容性。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美国外交不仅要密切关注精英阶层或官方的议程，也要知晓民众和基层的运动。协商至关重要，但也有挑战性，因为非盟及其成员国政府都不可能在所有局面中反映人民的意愿。因此，美国外交团应当积极了解非洲社会的愿望与关切，在政府接触之外，充分把握民众情绪走向，辨识出威胁持久稳定的因素，并全力鼓励改革和政治包容，以此作为预防冲突的手段。

在加强多边问题解决时优先考虑非洲

拜登政府出台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提到，要让“国际合作架构现代化”。⁶⁷为了有效贯彻这一方针，美国不得不承认，全球治理应当更加负责，更具代表性。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开始投射合理的怀疑目光，审视那些剥夺非洲与其他地区享有的同等权利和发言权的国际机构和契约。⁶⁸中国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争取非洲政府，赢得非洲对其所奉政策和占据机构领导权的支持，而美国也应该大幅增强外交工作的力度，与中国分庭抗礼。此外，美国应当阐明，中国不是唯一关心非洲在国际机构受挫的大国。美国应该寻觅一条道路，既能容下一个更自信的非洲，又能保护美国助力建成的国际体系的关键要素。这就要求美国重新思索是否应当安于联合国安理会结构现状，承认若不同步认真解决能源贫困问题，气候攻坚战就不可能成功，而且最紧迫的是，要承认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措施是需要放弃常规知识产权保护的非常状况。

美国应当支持非洲亚区域和大陆的一体化制度化项目，与忠于自身原则和目标的组织合作。在缺乏忠实承诺的地方，美国要明确指出那些被忽视的非洲自定规范，以此表达怀疑态度和差距，鼓励以改革化解这种不和谐。非盟、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某些亚区域组织都表现出非洲对规则化外交关系的渴望。相比中国在资助时采取的交易式、个案化方式，以及非洲之角的海湾势力，透过非洲机构开展工作并尊重非洲的多边体制，将有助于加强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全球治理模式。这些机构的立场并不总与美政府一致，但总体来看，支持这些机构，更有效地解决非洲大陆争端，远胜于无休止的临时性、交易式手段。

除了多边主义制度化，美国还应该与印度、日本、欧洲等志同道合的大国密切合作，成为致力于非洲繁荣的更具存在感的合作伙伴。这些大国都在追求与美国互补的发展议程，但往往错过了为规模利益而合作的良机。这应该是发展金融公司和千年挑战公司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未来的优先要务之一。资源汇总集中后，各方的联合利益会大于个体利益的总和。2020年1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出具的报告呼吁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协力对抗中国，这表明拜登政府有充足的机会征得两党对协作的支持。⁶⁹

投资未来

美政府也应该评估机遇和投资，优先考虑能创造就业的缺口。教育援助要与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更紧密地挂钩，支援卫生保健系统时应强调巩固和扩充非洲的卫生医疗人员队伍。尤其是在非洲迅猛城市化的背景下，在经济适用房、智能水务基础设施和城市气候复原力等急需的部门中，机遇俯拾皆是，能够提供就业岗位，带来中国基础设施项目能实现的可见收益，如若美国与其他攸关力量密切合作，阻止中国在全非洲成为不可动摇的影响者，收益将会更显著。拜登政府不妨以更诚实的态度反思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效应已经对非洲部分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并且支持实现愿景，通过在美国境外建设绿色经济，开阔国内的就业增长思路。

当涉及到技术以及中国在非主导地位时，美国决策者应当投入必要的资源和研究力量，增强美国的竞争力。若是不提供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就一味向非洲国家施压，要求其不采用最低成本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方案，那么此等策略注定会失败，同时也让人怀疑美国对共同繁荣的诚意。中国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是一项旨在产生影响力红利的投资。美国可以向非洲伙伴指明网络安全风险以及数字监控不受约束的危险性，但最终不得不考量非洲的需求和重点，自行展开战略投资。

最后，美国应当停止学生签证限制和排外政策手段，不再把非洲青年才俊拒之门外。美国应该认清，与非洲青年建立融洽关系，与非洲创新者建立伙伴关系，都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欣然接受非洲人才，投资并宣传面向非洲学生的奖学金，中国接收的非洲留学生人数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赴美求学的非洲人数量就已经在减少。⁷⁰

不过，美国在这方面优势十足，可以善加利用。近期的非洲晴雨表调查结果显示，71%的非洲人认为，要想未来赢得成功，英语是最重要的语言，而选择中文的只有2%。⁷¹若重新鼓励非洲人来美求学，申请场面必将十分火热。同时，美国可以更认真地思考以文化和创意产业触及更多非洲青年。美国的文化输出（包括音乐和电影）在非洲枝繁叶茂，而且随着艺术家们跨越大西洋合作，非洲文化内容也在进入美国。非洲的创意产业不仅蕴藏着投资机会，也是围绕言论自由和知识产权保护，创立共同规范的舞台。⁷²

在美国对抗中国崛起，应对全球秩序变化和不确定局面的时期，对非策略应当侧重于与非洲国家建立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合力创建能够包容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这一议程要求美国密切关注中国及其他大国的战略，但要优先考虑美国希望实现的成果，而不只囿于希望避免的结果。这种策略要求美国痛定思痛，重新评估为稳定而推行的政策，自愿重新考量部分国际机构的组织架构，更积极地推动外交，并与合作伙伴乃至在某些情况下与竞争对手合作。如果只把非洲当成竞技场，而非共建下一轮全球治理的伙伴之源，那就是误解了非洲的利害关系和可能性。

附录：新冠疫情：免与中国争锋的个案研究

帮助非洲最大限度地发挥巨大能力，遏制管控传染病传播，应该是中美在非合作的一大成效领域。但回顾 2020 全年，新冠疫情成了激烈的竞演场，美国企图伤害对手却往往适得其反，而中国则利用这场危机，以新的方式宣示全球领导地位。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投资数十亿美元，加强非洲的卫生系统和传染病防治力度，但是信息传达不力，本国内部机能失调，加之沉迷于诋毁中国却适得其反，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美国虽然提供了数亿美元的新援助，帮助非洲抗击新冠疫情和相关的经济破坏，但力量分散，杯水车薪。⁷³同时，当地媒体大肆报道美国令人瞩目的高死亡率，描绘出一副衰落大国无力遏制危机，与中国掌控力形成鲜明对比的画面。

特朗普政府频频犯错，让美国作为非洲合作伙伴的可信度备受质疑。美方坚持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使得 3 月七国集团 (G7) 强有力的联合声明付诸东流，在全球危机时刻上演了大国乱象。⁷⁴特朗普及美国国会的个别盟友对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起攻讦，许多人认为这是在推脱美国疫情应对不力的罪责。非洲领导人迅速反击，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辩护，这位埃塞俄比亚医学专家在世卫领导任上的表现令许多非洲人倍感自豪。⁷⁵美国拒绝加入绝大多数国家的行列，接受新冠疫苗全球实施计划 (COVAX)，以确保安全有效的疫苗迅速分配到所有国家的高风险人群，这只会固化公众的看法，认为“美国优先”是对贫困国家处境漠不关心的同义词。⁷⁶

相形之下，中国利用疫情契机，宣称自己是非洲的全球头号友邦。通过放大“口罩外交”，宣扬马云及其基金会的工作，并利用驻非大使馆协调中国企业援助，中国发出了无私利他的统一信号，即使微薄的捐助也能在公众意识中突显出来。习近平主席承诺让非洲优先获得中国制造的新冠疫苗，并在 2020 年春季的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宣布，向世卫组织捐款 20 亿美元，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⁷⁷中国外交团也同步配合，针锋相对地质疑美国的努力。

拜登政府已经连续行动，力争缓解 2020 年造成的损害，恢复美国在世卫组织的成员地位和支持力度，承诺向 COVAX 计划拨款 40 亿美元。但是，随着全球焦点转向疫苗获取，加之中国高调向非洲大陆提供疫苗，美国应当找出一条前进道路，认可并回应非洲的紧迫需求，同时避免留下将对华竞争置于公共卫生要务之上的负面印象。

致谢

诚挚感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CFR) 研究部副主任 Shannon K. O'Neil, 预防行动中心主任 Paul B. Stares 以及俄罗斯研究助理研究员 Joseph Haberman 对本文几经修改润色提出的深刻反馈与建议。感谢助理研究员 James West 为发表文章提供助力。感谢编辑部主任 Patricia Dorff 和她的编辑团队: Chloe Moffett、Katherine De Chant 和 Cassandra Jensen。另外, 本人也十分感谢纽约卡内基公司给予慷慨支持, 该公司支持 CFR 管理全球失序。

作者简介

Michelle D. Gavin 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非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她历任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岗位，拥有 20 余年的深厚国际事务经验。她曾任非洲中心 (Africa Center) 总主任，该中心是一家致力于增进了解当代非洲的多学科机构。2011 年至 2014 年间，她曾任美国驻博茨瓦纳大使，同时兼任美国驻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代表。在此之前，Gavin 曾任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特别助理及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洲事务高级主任。在加入奥巴马政府之前，她是 CFR 的国际事务研究员和非洲研究兼职研究员。她曾在美国参议院工作，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非洲事务小组委员会主任委员，参议员拉斯·芬格尔德 (Russ Feingold) 的国际政策事务主任，以及参议员肯·萨拉查 (Ken Salazar) 的立法主任。Gavin 拥有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学士学位和牛津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尾注

1.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新一轮瓜分非洲》），《经济学者》，2019年3月7日，<http://economist.com/leaders/2019/03/07/the-new-scramble-for-africa>。
2. Edem Selormey, “Africans’ Perceptions About China: A Sneak Peek From 18 Countries”（《非洲人眼中的中国：18国印象大观》），非洲晴雨表，2020年9月3日，http://afrobarometer.org/sites/default/files/africa-china_relations-3sept20.pdf。
3. Helene Cooper、Thomas Gibbons-Neff、Charlie Savage 和 Eric Schmitt, “Pentagon Eyes Africa Drawdown as First Step in Global Troop Shift”（《五角大楼视非洲撤军为全球部队转移第一步》），《纽约时报》，2019年12月24日，<http://nytimes.com/2019/12/24/world/africa/esper-troops-africa-china.html>；以及 Robbie Gramer, “U.S. Congress Moves to Restrain Pentagon Over Africa Drawdown Plans”（《美国国会约束五角大楼非洲撤军计划》），《外交政策》，2020年3月4日，<http://foreignpolicy.com/2020/03/04/africa-military-trump-esper-pentagon-congress-africom-counterterrorism-sahel-great-power-competition>。
4. Judd Devermont 和 Leanne Erdberg Steadman, “Defending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Africa for Reasons Beyond Counterterrorism”（《为美国在非驻军辩护，理由不仅是反恐》），Lawfare（博客），<http://lawfareblog.com/defending-us-military-presence-africa-reasons-beyond-counterterrorism>。
5. Nicolas Cook 和 Brock R. William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rosper Africa Initiative”（《特朗普政府的“繁荣非洲”行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2020年11月17日，<http://fas.org/spp/crs/row/IF11384.pdf>。
6. “S.2463 - BUILD Act of 2018”（《2463号参议院议案-2018年“建设法”》），美国国会，<http://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senate-bill/2463>。
7. Tomas F. Husted、Lauren Ploch Blanchard、Alexis Arieff 和 Nicholas Cook, “U.S. Assistance to Sub-Saharan Africa: An Overview”（《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概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2020年5月20日，<http://fas.org/spp/crs/row/R46368.pdf>。
8. Ali Vitali、Kasie Hunt 和 Frank Thorp V, “Trump Referred to Haiti and African Nations as ‘Shithole’ Countries”（《特朗普称海地和非洲国家为“烂国家”》），NBC新闻，2018年1月11日，<http://nbcnews.com/politics/white-house/trump-referred-haiti-african-countries-shithole-nations-n836946>；Ruth Maclean 和 Abdi Latif Dahir, “New U.S. Travel Ban Shuts Door on Africa’s Biggest Economy, Nigeria”（《美国新旅行禁令对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关闭门户》），《纽约时报》，2020年2月2日，<http://nytimes.com/2020/02/02/world/africa/trump-travel-ban.html>；Jason Burke, “Trump Travel Ban Extension Leaves Africans Angry and Disappointed”（《特朗普延长旅行禁令让非洲人愤怒失望》），《卫报》，2020年2月6日，<http://theguardian.com/us-news/2020/feb/06/trump-travel-ban-africa-eritrea-nigeria-sudan-tanzania>；以及 Michelle Hackman 和 Melissa Korn, “Trump Administration Proposes Clampdown on Open-Ended Student Visas”（《特朗普政府提议取缔开放式学生签证》），《华尔街日报》，2020年9月24日，<http://wsj.com/articles/trump-administration-proposes-clampdown-on-open-ended-student-visas-11600984430>。
9. Akila Radhakrishnan 和 Elena Sarver, “Trump’s Chilling Blow to the ICC”（《特朗普攻讦国际刑事法院》），《外交政策》，2020年6月17日，<http://foreignpolicy.com/2020/06/17/trumps-chilling-blow-to-the-icc>。
10.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OTS)”（《贸易方向统计 (DOT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data.imf.org/?sk=9d6028d4-f14a-464c-a2f2-59b2cd424b85>。
11. Kartik Jayaram、Omid Kassiri 和 Irene Yuan Sun, “The Closest Look Yet at Chinese Economic Engagement in Africa”（《聚焦观察中国在非洲的经济介入》），麦肯锡咨询公司，2017年6月28日，<http://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middle-east-and-africa/the-closest-look-yet-at-chinese-economic-engagement-in-africa>。
12. Mercy A. Kuo, “COVID-19: The Impact on China-Africa Debt”（《新冠肺炎：对中非债务的影响》），《外交学者》，2020年6月2日，<http://thediplomat.com/2020/06/covid-19-the-impact-on-china-africa-debt>。
13. Angela Lusigi, “Eradicate Poverty by Breaking the Curse of Africa’s Unsustainable Debt”（《通过打破非洲无力维系债务的诅咒消除贫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18年10月16日，<http://undp.org/content/undp/en/home/blog/2018/Eradicate-poverty-by-breaking-the-curse-of-Africas-unsustainable-debt.html>。
14. Josephine Appiah-Nyamekye Sanny 和 Edem Selormey, “Africans Regard China’s Influence a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But Slipping”（《非洲人认为中国影响力重大积极，但正在下滑》），非洲晴雨表，2020年11月17日，http://afrobaromet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ispatches/ad407-chinas_perceived_influence_in_africa_decreases-afrobarometer_dispatch-14nov20.pdf。
15. Alain Faujas, “China May Scale Back Investment in Africa, Says New Report”（《新报告称中国或缩减对非洲投资》），《非洲报道》，2020年11月24日，<http://theafricareport.com/51202/china-may-scale-back-investment-in-africa-says-new-report>。
16. Paula Gilbert, “ZTE’s African Growth Plans”（《中兴通讯的非洲增长计划》），《Connecting Africa》，2020年4月28日，http://connectingafrica.com/author.asp?section_id=761&doc_id=759231。
17. John Aglionby、Emily Feng 和 Yuan Yang, “African Union Accuses China of Hacking Headquarters”（《非盟指控中国对非洲总部实施黑客攻击》），《金融时报》，2018年1月29日，<http://ft.com/content/c26a9214-04f2-11e8-9650-9c0ad2d7c5b5>。

18. Salem Solomon, “After Allegations of Spying, African Union Renews Huawei Alliance” (《继指控间谍活动后, 非盟复与华为联盟》), 美国之音, 2019年6月7日, <http://voanews.com/africa/after-allegations-spying-african-union-renews-huawei-alliance>.
19. Daniel R. Russel 和 Blake H. Berger, “Weaponiz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一带一路”武器化》), 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 2020年9月, http://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9/Weaponizing%20the%20Belt%20and%20Road%20Initiative_0.pdf.
20. Lina Benabdallah, “China-Africa Military Ties Have Deepened. Here Are 4 Things to Know.” (《中非军事关系深化之四大事实》), 《华盛顿邮报》, 2018年7月6日, <http://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8/07/06/china-africa-military-ties-have-deepened-here-are-4-things-to-know>.
21. Pieter D. Wezeman、Aude Fluerant、Alexandra Kuimova、Diego Lopes da Silva、Nan Tian 和 Siemon T.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9” (《2019年国际军备转移趋势》),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20年3月, http://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3/fs_2003_at_2019.pdf.
22. K.Y. Amoako, *Know the Beginning Well: An Inside Journey Through Five Decades of African Development* (《前情回顾: 非洲五十年发展历程细观》), (特伦顿: 非洲世界出版社, 2020年)。
23. Jason Li, “Conflict Med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 China Justifies Its Non-Interference Policy” (《中国特色的冲突调解: 中国如何为不干涉他国内政辩护》), 史汀生中心, 2019年8月27日, <http://stimson.org/2019/conflict-mediation-chinese-characteristics-how-china-justifies-its-non-interference-policy>.
24. Yun Sun, “Political Party Training: China’s Ideological Push in Africa?” (《政党培训: 中国向非洲推送意识形态?》), *Africa in Focus* (博客), 2016年7月5日, <http://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6/07/05/political-party-training-chinas-ideological-push-in-africa>.
25. Will Green、Leyton Nelson 和 Brittney Washington, “China’s Engagement With Africa: Foundations for an Alternative Governance Regime” (《中国与非洲的交往: 替代治理机制的基础》),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2020年5月1日, http://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5/Chinas_Engagement_Africa.pdf.
26. “Full Text: China’s Second Africa Policy Paper”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全文)), 《中国日报》, 2015年12月5日, http://chinadaily.com.cn/world/XiattendsParisclimateconference/2015-12/05/content_22632874.htm.
27. Jeune Afrique, “Russia-Africa: What Sergei Lavrov Told the AU ‘Troika’” (《俄非: 拉夫罗夫对非盟“三驾马车”的讲话》), 《非洲报道》, 2020年7月14日, <http://theafricareport.com/33475/russia-africa-what-sergei-lavrov-told-the-au-troika>.
28. “EY Europe Attractiveness Survey 2020” (《2020年安永欧洲吸引力调查》), 安永, 2020年5月, [http://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africa-attractiveness-2019/\\$FILE/ey-africa-attractiveness-2019.pdf](http://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africa-attractiveness-2019/$FILE/ey-africa-attractiveness-2019.pdf); 以及 Paul Stronski, “Late to the Party: Russia’s Return to Africa” (《姗姗来迟: 俄罗斯重返非洲》),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9年10月16日,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9/10/16/late-to-party-russia-s-return-to-africa-pub-80056>.
29. Wezeman 等,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March 2019” (《国际军备转移趋势》, 2019年3月); 以及 Kate Hairsine, “Russia’s Nuclear Play for Power in Africa” (《俄罗斯在非洲的核能竞赛》), 《德国之音》, 2020年6月30日, <http://dw.com/en/russias-nuclear-play-for-power-in-africa/a-54004039>.
30. Joseph Siegle, “Recommended U.S. Response to Russian Activities in Africa” (《建议美国对俄罗斯在非洲活动作出回应》), 非洲战略研究中心, 2019年5月9日, <http://africacenter.org/experts/joseph-siegle/recommended-us-response-to-russian-activities-in-africa>.
31. Henry Foy 和 Andres Schipani, “Russia to Build Naval Base in Sudan” (《俄罗斯将在苏丹建立海军基地》), 《金融时报》, 2020年11月16日, <http://ft.com/content/6c3ccb03-8e4a-4c1a-8240-d7493f70ef59>。如果该基地真的建成, 红海地区局势将变得非常复杂, 大国间的紧张局势也更容易升级加剧。Mohammed Alamin, “Sudan’s Civilians Sidelined in Army Overtures to Russia, Israel” (《苏丹军队向俄罗斯和以色列示好, 平民被排挤在外》), 彭博社, 2020年12月11日, <http://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12-11/sudan-s-civilians-sidelined-in-army-overtures-to-russia-israel>。如果即将就任的拜登政府需要一个额外理由, 把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支持苏丹过渡政府的平民方面, 那么苏丹军方与莫斯科的协议应该足够了。
32. Thomas Biesheuvel 和 Yuliya Fedorinova, “Russian Diamond Giant Alrosa Is Going Back to Zimbabwe” (《俄罗斯钻石开采巨头阿尔罗萨将返回津巴布韦》), 彭博社, 2019年1月14日, <http://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1-14/russian-diamond-giant-alrosa-is-going-back-to-zimbabwe>.
33. Paul Stronski, “Late to the Party: Russia’s Return to Africa” (《姗姗来迟: 俄罗斯重返非洲》),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9年10月16日,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10/16/late-to-party-russia-s-return-to-africa-pub-80056>.
34. 有关俄罗斯对南非战略及其败因的精彩分析请参阅 Eugene Rumer 和 Andrew Weiss, “Nuclear Enrichment: Russia’s Ill-Fated Influence Campaign in South Africa” (《核浓缩: 俄罗斯在南非时运不佳的影响力运动》),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9年12月16日,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9/12/16/nuclear-enrichment-russia-s-ill-fated-influence-campaign-in-south-africa-pub-80597>.
35. Philip Zelikow, Eric Edelman, Kristofer Harrison 和 Celeste Ward Gventer, “The Rise of Strategic Corruption” (《战略腐败的兴起》), 《外交》卷99第4号(2020年7月/8月号), <http://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6-09/rise-strategic-corruption>.
36. 例如, 马达加斯加或象牙海岸的内乱触发了巴黎的高层规划和决策, 法国官方调动了保护和疏散大批法国公民的计划。

37. “Africa-EU—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Statistics”（《非洲欧盟国际货物贸易统计》），*欧盟统计局*，2020年4月，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Africa-EU_-_international_trade_in_goods_statistics。
38. “Agenda 2063: The Africa We Want”（《2063年议程：我们所要非洲》），非洲联盟，<http://au.int/en/agenda2063/overview>。
39. Neil Melvin, “The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Horn of Africa Region”（《非洲之角的外国军事力量》），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9年4月，<http://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4/sipribp1904.pdf>。
40. David Keohane 和 David Pilling, “France Loosens Supervision of ‘Colonial’ West African Currency”（《法国放松对西非“殖民”货币的监管》），《*金融时报*》，2019年12月22日，<http://ft.com/content/fc57e998-24a5-11ea-9a4f-963f0ec7e134>。
41. Victor Mallet、Neil Munshi 和 David Pilling, “Why Macron’s Attempt to Reset French Ties to Africa Has Hit Trouble”（《马克龙重启法国非洲关系为何遇难》），《*金融时报*》，2020年10月27日，<http://ft.com/content/cea9cdd9-c500-41bc-a2ae-2e4c01eaf2e8>。
42. Andrew E Yaw Tchie, “Reassessing the UK’s Muddled Approach to Africa”（《重新评估英国对非洲的混乱行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2020年8月13日，<http://rusi.org/commentary/uk-approach-africa>；以及 Stephen Paduano, “Boris Johnson’s New Scramble for Africa”（鲍里斯·约翰逊新一轮瓜分非洲），《*外交政策*》，2020年1月29日，<http://foreignpolicy.com/2020/01/29/boris-johnsons-new-scramble-for-africa>。
43. Neil Melvin, “The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Horn of Africa Region”（《非洲之角的外国军事力量》），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9年4月，<http://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4/sipribp1904.pdf>。
44. Jagannath P. Panda, “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 An India-Japan Arch in the Making?”（《亚非增长走廊(AAGC)：印度日本拱门正在形成？》），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2017年8月，<http://isdp.eu/publication/asia-africa-growth-corridor-aagc-india-japan>。
45. Renu Modi 和 Meera Venkatachalam, “A Look at How India’s Africa Strategy Is Working”（《印度对非战略面面观》），*Conversation*，2019年3月20日，<http://theconversation.com/a-look-at-how-indias-africa-strategy-is-working-113658>。
46. Christian Kurzydowski, “What Can India Offer Africa?”（《印度能给非洲带来什么？》），《*外交学者*》，2020年6月27日，<http://thediplomat.com/2020/06/what-can-india-offer-africa>。
47. J. Berkshire Miller, “Japan Is Taking on China in Africa”（《日本正在非洲对峙中国》），《*外交政策*》，2019年8月22日，<http://foreignpolicy.com/2019/08/22/japan-is-taking-on-china-in-africa>。
48. Aisha Salaudeen, “Japan Takes on China With a Planned \$20 Billion Investment in Africa”（《日本计划在非洲投资200亿美元，对峙中国》），CNN，2019年8月30日，<http://cnn.com/2019/08/30/africa/japan-to-invest-billions-in-africa-intl>。
49.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n the Horn of Africa”（《阿联酋在非洲之角》），国际危机组织，2018年11月6日，<http://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gulf-and-arabian-peninsula/united-arab-emirates/b65-united-arab-emirates-horn-africa>。
50. Frank Gardner, “How the UAE Emerged as a Regional Powerhouse”（《阿联酋之区域崛起历程》），BBC，2020年9月22日，<http://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4235209>；以及 “Why Is UAE Building a Military Base in Somaliland?”（《阿联酋为何在索马里兰建立军事基地？》），BBC，2017年2月22日，<http://bbc.com/news/av/world-africa-39051551>。
51. Anne Gearan, “Biden’s UN Nominee Pledges to Fight Chinese Influence”（《拜登联合国代名人承诺对抗中国影响》），《*华盛顿邮报*》，2021年1月27日，http://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biden-un-nominee-china/2021/01/27/976f8420-60c0-11eb-afbe-9a11a127d146_story.html。
52. Zachary Basu, “More Countries Join Condemnation of China Over Xinjiang Abuses”（《更多国家谴责中国在新疆暴行》），Axios，2020年10月8日，<http://axios.com/un-statement-china-uighurs-xinjiang-6b29dbf5-b93c-4c70-bd4c-333e1c23471f.html>；以及 Dave Lawler, “The 53 Countries Supporting China’s Crackdown on Hong Kong”（《支持中国镇压香港的53个国家》），Axios，2020年7月3日，<http://axios.com/countries-supporting-china-hong-kong-law-0ec9bc6c-3aeb-4af0-8031-aa0f01a46a7c.html>。
53. Courtney J. Fung, “China Already Leads 4 of the 15 UN Specialized Agencies—and Is Aiming for a 5th”（《中国已经领导15个联合国专门机构中的4个——正努力掌控第5个》），《*华盛顿邮报*》，2020年3月3日，<http://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03/03/china-already-leads-4-15-un-specialized-agencies-is-aiming-5th>。
54. “Nikki Haley, Trump’s UN Envoy: ‘Back Us or We’re Taking Names’”（《特朗普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支持我们，不然我们会记住你”》），BBC，2017年1月27日，<http://bbc.com/news/av/world-us-canada-38764981>。
55. J.P. Casey, “Into Africa: the US’ Drive for African Rare Earth Minerals”（《进入非洲：美国意在非洲稀土矿》），《*采矿技术*》，2019年9月28日，<http://mining-technology.com/features/into-africa-the-us-drive-for-african-rare-earth-minerals>。
56. Loni Prinsloo, “Huawei Strengthens Its Hold on Africa Despite U.S.-Led Boycott”（《华为在美国带头抵制下仍加强了在非洲的影响力》），彭博社，2020年8月19日，<http://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8-19/china-s-huawei-prospers-in-africa-even-as-europe-asia-join-trump-s-ban>；以及 Jeremy Page, Kate O’ Keeffe 和 Rob Taylor, “America’s Undersea Battle With China for Control of the Global Internet Grid”（《美中争夺全球互联网格局控制权的海下之战》），《*华尔街日报*》，2019年3月12日，<http://wsj.com/articles/u-s-takes-on-chinas-huawei-in-undersea-battle-over-the-global-internet-grid-11552407466>。

57. Joe Parkinson, Nicholas Bariyo 和 Josh Chin, “Huawei Technicians Helped African Governments Spy on Political Opponents” (《华为技术人员帮助非洲政府监视政治对手》), 《华尔街日报》, 2019年8月15日, <http://wsj.com/articles/huawei-technicians-helped-african-governments-spy-on-political-opponents-11565793017>。
58. Paul Sonne, “U.S. Accuses China of Directing Blinding Lasers at American Military Aircraft in Djibouti” (《美国指责中国向驻吉布提美国军用飞机发射致盲激光》), 《华盛顿邮报》, 2018年5月4日, <http://washingtonpost.com/news/checkpoint/wp/2018/05/03/u-s-accuses-china-of-directing-blinding-lasers-at-american-military-aircraft-in-djibouti/>。
59. Parkinson, Bariyo 和 Chin, “Huawei Technicians Helped African Governments” (《华为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各国政府》)。
60. D. Parvaz, “The U.S. Cut Aid to Cameroon. Here’s Why That’s So Surprising” (《美国削减对喀麦隆援助——为何如此惊人》), Think Progress 网站, 2019年2月8日, <http://archive.thinkprogress.org/us-cuts-military-aid-cameroon-human-rights-032f7fa4a6ef/>; 以及 David Esnault, “U.S. Threatens to Stop Burkina Faso Aid Over Reported Army Killings” (《美国以军队屠杀为由威胁停止援助布基纳法索》), 法新社, 2020年7月8日, <http://news.yahoo.com/us-threatens-stop-burkina-faso-aid-over-reported-184004563.html>。
61. Neil Munshi, “The Fight for West Africa’s Fish” (《为西非鱼类而战》), 《金融时报》, 2020年3月13日, <http://ft.com/content/0eb523ca-5d41-11ea-8033-fa40a0d65a98>。
62. Yin He, “China Rising and It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中国崛起及其对联合国维和的政策变化》), UN Peace Oper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全球秩序变动下的联合国和平行动》),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瑞士卡姆, 2018年), http://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319-99106-1_13#Sec8; 以及 “UN Peacekeeping Chief Outlines Reforms Needed to Keep Operations Fit-For-Purpose” (《联合国维和行动负责人概述保持行动切题所需的改革》), 联合国, 2020年9月14日, <http://news.un.org/en/story/2020/09/1072322>。
63. Francisco Carneiro 和 Wilfried Kouame, “How Much Should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Adjust to Curb the Increase in Public Debt?”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何调整以遏制公债增长?》), 世界银行博客, 2020年2月3日, <http://blogs.worldbank.org/african/how-much-should-sub-saharan-african-countries-adjust-curb-increase-public-debt>。
64. Jevans Nyabiage, “China Is Behind Billion Dollar Debt Restructure for Angola, Analysts Say” (《分析人士称中国是安哥拉数十亿美元债务重组的幕后推手》), 《南华早报》, 2020年9月22日, <http://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02530/china-behind-billion-dollar-debt-restructure-angola-analysts>; 以及 Leigh Thomas, Tetsushi Kajimoto 和 Andrea Shalal, “G20 Strikes Historic Debt Pact to Help Poorer States Hit by COVID” (《G20 达成历史债务协议, 援助受新冠疫情冲击的贫困国家》), 路透社, 2020年11月13日, <http://reuters.com/article/us-g20-debt/g20-strikes-historic-debt-pact-to-help-poorer-states-hit-by-covid-idUSKBN27T1R8>。
65. “Statement of the Chairperson Following the Murder of George Floyd in the USA” (《主席就乔治·弗洛伊德在美惨死事件的声明》), 非洲联盟, 2020年5月29日, <http://au.int/en/pressreleases/20200529/statement-chairperson-following-murder-george-floyd-usa>; 以及 Stephanie Nebehay, “UN Sets Up Inquiry Into Racism After George Floyd Death” (《乔治·弗洛伊德死后, 联合国展开种族主义调查》), 路透社, 2020年6月19日, <http://reuters.com/article/us-minneapolis-police-protests-un/u-n-sets-up-inquiry-into-racism-after-george-floyd-death-idUSKBN23Q2GE>。
66. Jenni Marsh, “Beijing Faces a Diplomatic Crisis After Reports of Mistreatment of Africans in China Causes Outrage” (《非洲人在中国遭受虐待的报道引起公愤, 北京面临外交危机》), CNN, 2020年4月13日, <http://cnn.com/2020/04/13/asia/china-guangzhou-african-blacklash-hnk-intl/index.html>。
67.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白宫, 2021年3月, <http://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68. “Security Council Must Expand, Adapt to Current Realities or Risk Losing Legitimacy, Delegates Tell General Assembly Amid Proposals for Reform” (《代表们在改革建议中正告大会, 安理会必须扩大, 适应当前现实, 否则恐将丧失正统》), 联合国, 2019年11月25日, <http://un.org/press/en/2019/ga12217.doc.htm>。
69.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 Concrete Agenda for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on China” (《美国和欧洲: 跨大西洋合作对华的具体议程》),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多数报告, 2020年11月, [http://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SFRC%20Majority%20China-Europe%20Report%20FINAL%20\(P&G\).pdf](http://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SFRC%20Majority%20China-Europe%20Report%20FINAL%20(P&G).pdf)。
70. “There Are More African Students Than Ever in China. Why Are They Still Alienated?” (《在华非洲留学生人数超越以往, 何以仍被异化?》), 《Study International》, 2020年1月20日, <http://studyinternational.com/news/african-students-china-alienated>; 以及 “Losing Talent 2020: An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y Risk America Can’t Ignore” (《2020 人才流失: 美国不能忽视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风险》), 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2020年3月, <http://nafsa.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nafsa-losing-talent.pdf>。
71. Josephine Appiah-Nyamekye Sanny 和 Edem Selormey, “Africans Regard China’s Influence a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But Slipping” (《非洲人认为中国影响力重大积极, 但正在下滑》), 非洲晴雨表, 2020年11月17日, http://afrobaromet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ispatches/ad407-chinas_perceived_influence_in_africa_decreases-afrobarometer_dispatch-14nov20.pdf。

-
72. Aubrey Hruby, “Africa’s Creative Industries Are Ripe for U.S. Investment” (《非洲创意产业适合美国投资》), 《外交政策》, 2020年9月22日, <http://foreignpolicy.com/2020/09/22/africas-creative-industries-are-ripe-for-u-s-investment>。
73. “UPDATE: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Lead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OVID-19” (《情况通报: 美国继续领导全球应对新冠疫情》), 美国国务院, 2020年8月21日, <http://state.gov/update-the-united-states-continues-to-lead-the-global-response-to-covid-19-6>。
74. Alex Marquardt 和 Jennifer Hansler, “U.S. Push to Include ‘WuhanVirus’ Language in G7 Joint Statement Fractures Alliance” (《美国推动 G7 联合声明中加入“武汉病毒”措辞致使联盟破裂》), CNN, 2020年3月26日, <http://cnn.com/2020/03/25/politics/g7-coronavirus-statement/index.html>。
75. Abdur Rahman Alfa Shaban, “African Leaders Trump Trump for Attack on WHO, Back Ethiopia’s Tedros” (《非洲领导人集体炮轰特朗普抨击世卫组织, 支援埃塞俄比亚籍干事谭德塞》), 非洲新闻社, 2020年4月9日, <http://africanews.com/2020/04/09/african-leaders-trump-trump-for-attack-on-who-back-ethiopia-s-tedros>。
76. Yasmeen Abutaleb 和 Emily Rauhala, “U.S. Says It Won’t Join WHO-Linked Effort to Develop, Distribute Coronavirus Vaccine” (《美国称不参与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开发和分配相关工作》), 《华盛顿邮报》, 2020年9月1日, http://washingtonpost.com/world/coronavirus-vaccine-trump/2020/09/01/b44b42be-e965-11ea-bf44-0d31c85838a5_story.html。
77. Eric Olander, “The New Era of High-Risk, High-Reward ‘Vaccine Diplomacy’ Is Here” (《高风险高回报的“疫苗外交”新时代已经到来》), 《中非项目》, 2020年9月1日, <http://chinaafricaproject.com/analysis/the-new-era-of-high-risk-high-reward-vaccine-diplomacy-is-here>; 以及 Andrew Jacobs, Michael D. Shear 和 Edward Wong, “U.S.-China Feud Over Coronavirus Erupts at World Health Assembly” (《世界卫生大会上美中围绕新冠病毒爆发争执》), 《纽约时报》, 2020年6月9日, <http://nytimes.com/2020/05/18/health/coronavirus-who-china-trump.html>。